

唐代关中方言音系

黄泽伯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唐代关中方言音系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序

徐 复

南通黄淬伯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，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高第弟子，以音韵著称，其所论述，褒然为举首。先生撰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》，久为学界所瞩目，日、法等国学汉学家亦羡称之，可以知其影响所届矣。余读《慧琳反切考》，定声类为六十七，惊叹其分析之精到，方法之缜密，善读者当有会心，不俟余喋喋也。四十年代，余与淬伯先生相识于巴县之南温泉，讨论音韵，研覈诂训，虽师授不同，而未尝相忤也。五十年代，日月重光，淬伯先生主讲于南京大学，余亦施教于南京师范学院，两校相距咫尺，得时时请益，有新义则相告，十数年间，得切磋之益焉。时余撰《从语言上推测〈孔雀东南飞〉一诗的写定年代》一文，先生为举汉魏语音，获益匪浅。先生则力撰《〈切韵〉音系的本质特征》、《〈切韵〉“内部证据”论的影响》等文，树批判之帜，力排众议，龂龂争辩，辞严理壮，可以折服余子矣。六十年代初，蒋君礼鸿撰成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，先生为余举《广韵》中数事，余因撰《敦煌变文词语研究》，先生力赞之，并谓颜师古《汉书注》与《匡谬正俗》可汇为一家言，以事冗未及为之。时先生立意改写《慧琳反切考》，以新观点为指针，匡正旧作，于是昕夕从事，日有定限，迨至易簏前，其新著《唐代关中方言音系》一书始杀青可读，而先生已归道山矣。呜呼！其强力坚

韧,必期于成,又何可企及耶?今年开春,江苏古籍出版社将刊印先生遗书,以垂方来。鲍明炜教授通读全书,细心辨察,撰有《从〈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〉到〈唐代关中方言音系〉》一文,词贻理达,示人津逮,将弁诸卷首,以谗多士,如是则余可以无述也。末附论文五篇,皆解放后所作,精心结撰,辞旨锋利,足以埤益先生之书;又1942年所撰《诗传笺商兑》一篇,有益训诂,亦以殿焉。回忆卅载之交谊,时萦耳目,而赏奇析疑,邈不可期,今序先生书,诚不胜凄伤怛惻之痛焉!

1985年11月 于南京师范大学

从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》 到《唐代关中方言音系》

鲍明炜

黄淬伯先生早在二十年代末著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》(下称《慧琳反切考》)一书,除考明慧琳反切的音韵系统外,并兼及《切韵》音系,定《切韵》四十七声类,是当时音韵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。但是从那以后,黄先生对他所取得的成就,许多重要论断,逐渐有了新的看法。解放以后,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和启示下,黄先生在汉语音韵学领域中一系列新的观点最后确立起来。他在南京大学讲授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课时,即以他的新观点新体系贯串教材,并且接连发表了《〈切韵〉“内部证据”论的影响》(1959)、《关于〈切韵〉音系基础的问题》(1962)、《〈切韵〉音系的本质特征》(1964)等重要论文,来阐明他的观点。接着开始改写他的旧著《慧琳反切考》。这时黄先生已年逾古稀,健康情况不大好,课余之暇,断断续续坚持写作,数易其稿,直到1970年4月才最后完成,这就是《唐代关中方言音系》(下称《关中音系》)。书成后,不到半年,黄先生就与世长辞了。

从《慧琳反切考》到《关中音系》,其间有很大的不同,又有密切的联系,两书必须结合起来读,才能看清楚其间的来龙去脉。但是《慧琳反切考》出版已五十多年,流传不广,现在已不易得。本文打算把两书间的主要联系介绍出来,以便于阅读《关中音系》,述而不作,不表示任何主观意见。

黄先生对慧琳反切系统改变看法,其根源可以追溯到《慧琳反切考》。他说:

《切韵》声类实有四十七类之多,取此四十七类,与经音义(按即慧琳反切)所据韵书之声类相较,则于古今音变,可昭告我人以两大端:一曰四等字之孳生寔多,一曰唇音之轻重携二。

按经音义切音声类,其每类有分三系者,有分两系者,若据其系与以一系为类者合计之,凡六十有七,视《切韵》增多之数,大都为四等字之声类也。而《切韵》声类,唯一喻类,等韵家指为四等外,更别无四等之声类。屹然离异有若是者,端系精系诸纽,在《切韵》为一类,至经音义所据韵则一四等画然分矣。十二齐一先三萧十五青二十五添诸韵字(仄韵跋此)与佳、皆、灰、咍所谓一二等诸韵部,其反切上字实同类也,而经音义所据韵,则尽改其切为四等音矣。更就表(按指慧琳反切与切韵声类比较表)中第一组古苦二类所列字言之,《切韵》吉读居质切,吉居类也。诘读去吉切,倾读去营切,诘倾与去亦类也。至经音义所据韵,吉字切无征,惟紧字切用吉为上字(紧字切韵居忍切),诘字改作轻逸切,倾字改作缺营切,凡《切韵》之三等字之变为四等者,胥视乎此。此《切韵》一二等与三等字之孳衍为四等,乃隋唐间音变之一端也。(卷二 32 页)

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系统有六十七声类,比《切韵》增多之数,大都是四等字之声类。端系精系诸纽在《切韵》为一类,即一四等字反切上字为一类,至慧琳反切四等之反切上字分离出来,自成一类,如齐先萧青添诸四等韵之反切上字。在《切韵》时代,这些所谓纯四等字,由于反切上字与一等字无别,黄先生认为也是一等。另有些三等字,如《切韵》质韵诘去吉切,清韵倾去营切,反切上字“去”为三等字,与被切字相应。可是到慧琳反切就被改为诘轻逸切、倾缺营切,反切上字“轻、缺”韵图均列四等,说明“诘、倾”等三

等字也变成四等。这样,在慧琳反切系统中四等字就大为增加,反切上字分为一二等、三等、四等三系,为隋唐间音变之一端。

四等字之反切上字自成一类,《慧琳反切考》已作了系统的处理,与一二等三等并列,今抄录出来,与《切韵》比较,以明《关中音系》声母系统的来历,列“慧琳音与切韵声类比较表”如下:

慧琳音	《切韵》	字母
类 系 等	类 等	
古 古 一二	古 一二四	见
居 三	居 三	
经 四		
苦 苦 一二	苦 一二四	溪
羌 三	丘 三	
缺 四		
渠 渠	渠	群
吾 吾 一二	吾 一二四	
鱼 三	鱼 三	
霓 四		
呼 呼 一二	呼 一二四	晓
虚 三(含四等)	许 三	
胡 胡 一二	胡 一二四	匣
携 四		
乌 乌 一二	乌 一二四	
於 三	於 三	
伊 四		
韦 韦 三	于(云)三	(匣三)
以 四	余(以)四	喻
都 都 一	多 一四	端
丁 四		
他 他 一	他 一四	透
体 四		

徒	徒	一	徒	一四	定
	甸	四			
奴	奴	一二	奴	一四	泥
	女	三	尼	二三	娘
	宁	四			
鲁	鲁	一二	鲁	一二四	来
	力	三	力	三	
	了	四			
祖	祖	一	将	一四	精
	子	四			
仓	仓	一	仓	一四	清
	七	四			
藏	藏	一	才	一四	从
	情	四			
桑	桑	一	苏	一四	心
	先	四			
循			徐	四	邪
补	补	一二	边	一二四	邦
	彼	三	方	三	
	必	四			
普	普	一二	滂	一二四	滂
	披	三	敷	三	
	匹	四			
蒲	蒲	一二	蒲	一二四	並
	皮	三	房	三	
	毗	四			
莫	莫	一二	莫	一二四	明
	眉	三	武	三	
	弥	四			

其他声类,知组并入端组,庄组并入精组,章组船(床三)禅合并,非组非敷合并,表中未列出。我们知道,《切韵》音系一二四等

反切上字是通用的,只有三等自成一系。上表说明,慧琳反切四等上字也自成一系。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?黄先生依据反切上下字洪细侈弇的关系,认为声类变了,韵类必同时变,因为反切上下字是相适应的,不会单方面变。在这个基础上,黄先生认为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必相同。在慧琳反切系统中韵母分两大类:一类第一元音是[i],一类第一元音是[非 i];是[i]的一类,又分强音[i]和弱音[ɪ]两类,共三类。与反切下字相适应,反切上字也分三系,即 A、B、C 三系,这三系上字的第一元音分别是[非 i]、[ɪ]、[i]。黄先生说:“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,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。”又说:“声母是辅音音位,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。声母的职能在于区别字义,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。”黄先生运用“三系”说,声类和声母分开,一个声母因与下字结合的关系不同,可以分出几个声类,反过来说,几个声类虽结合的关系不同,但实际上是一个声母。这样,慧琳反切的六十七声类,被定为《关中音系》的三十七个声母。

《关中音系》的韵母系统来自《慧琳反切考》,但因处理方法不同,略有改变。黄先生取《慧琳反切考》的韵类,看它和哪一系类的反切上字相结合,参考域外译音和其他材料,定其韵值。例如《关中音系》歌部分开口合口两类,都与上字 A 系结合,知这两个韵母都无韵头,据日译汉音,主要元音拟为[a],两个韵母是[a][ua]。麻部也分开口合口两类,与上字结合, B 系多, C 系少,知韵头是[ɪ],少数是[i],参考日译汉音,拟韵值为[ɪa][ɪua]。这样,歌麻实同韵,只是韵头不同,包含四个韵母,在音节表中共列一表。在《慧琳反切考》中“柯、嘉”(即歌麻)两韵开口因等的不同各分二类,在《关中音系》合为一类,黄先生不承认当时有等的分别,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。又如基部(即羈部),按反切下字分开合两类,多数与上字 B 系结合,韵值定为[ɪi][ɪui],但上字中也有 C 系,在音节表中又有[i][ui],这就有了四个韵母。类此情形,还有乾、兼、侵、麻等

韵部。除以上情况外,两书韵类就没什么不同了。

为表明《关中音系》韵母系统的来历,平赅上去入,列比较表如下:

《关中音系》	《慧琳反切考》	《切韵》	说 明
(1) 歌 a ua 麻 Ia Iua	柯 嘉	歌戈 麻	
(2) 哈 ai uai 皆 Iai Iuai	亥瓌 皆	哈灰泰 佳皆夬	
(3) 豪 au 肴 Iau	膏 膠	豪 肴	晓韵 C 系多, B 系少,原拟为 iau, 与 au Iau 相配为一部, 因下字与肴有明显区别, 改为 iou。
(4) 晓 iou Iou	晓	萧宵	
(5) 侯 əu iəu	钩穆	侯尤幽	侯 əu 尤幽 iəu
(6) 模 o Io	觚裾	模鱼	模 o 鱼 Io
(7) 虞 Iu	拘	虞	
(8) 齐 iei iuei	稽	齐祭废	
(9) 基 li Iui i lui	羈	支脂之微	羈韵包括微韵, 见《慧琳反切考》。基韵未指明, 举例亦不见微韵字。
(10) 唐 aŋ uaŋ 阳 Iaŋ Iuaŋ	纲 疆	唐 阳	
(11) 更 iəŋ Iuəŋ	羹	庚耕	
(12) 京 Iŋ Iuŋ	羹	庚	京韵是羹韵之一类, 即切韵庚三等字。
(13) 江 ioŋ	扛	江	
(14) 洪 uŋ Iuŋ Iuŋ	弓	东冬 鍾	

(15) 登 əŋ uaŋ Iəŋ Iuaŋ	缙矜 蒸	登 蒸	
(16) 罄 iəŋ Iuəŋ Iəŋ Iuəŋ	罄 清	青 清	
(17) 寒 an uan 间 Ian Iuan	干 荏	寒桓 刪山	
(18) 乾 Ien Iuen	韃	元仙	仙之三等在乾, 四等在肩。按两韵只韵头不同, 似应定为一韵, 列一表中。
(19) 肩 ien iuen	肩	先仙	
(20) 痕魂 ən uən 殷文 Iən Iuən	跟昆 筋军	痕魂 殷文 臻	真部分和臻并于殷。
(21) 真 In Iun	湮钧	真	
(22) 堪 am 碱 Iam	堪 碱	覃谈 咸衔凡	
(23) 兼 iem Iem	嫌	盐添严	
(24) 侵 Im im	襟	侵	

黄先生这本新著, 虽然经过多年考虑, 但是改弦更张,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尝试之作, 容有可议之处, 是可以理解的, 而且书成后, 未及反复斟酌修订, 先生就遽尔谢世了。在校读过程中, 碰到一些有疑问的地方, 无从商量, 只好保持原文, 例如晓韵原拟为 [ian], 后改为 [iou], 前后不一致, 今改归一致。但晓部反切下字只有尧系一类 [iou], 韵母表中也只有一个韵母, 可是音节表中却有 [iou][iou] 两个韵母。又如所谓重韵, 一般指同摄同等的韵, 黄先生把同摄不同等的韵也叫重韵, 如仙先、宵萧等, 因为黄先生认为分等是后来的事。类似情况都未加改动。黄先生晚年健康情况已很可虑, 特别在“文革”期间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下, 仍插空坚持修

订补充书稿,这种坚忍不拔,勇于探索的精神令人敬佩。黄先生是书法家,这本书的手稿都是他亲自工笔抄写的,弥足珍贵,将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善本书珍藏。

黄先生去世已十多年,追念先生在世时,多承教诲,受益良多。这次有机会校读遗著,有所查证,并写这篇短文,总算为先生做了一件事,谨以此纪念敬爱的师长。文中有些问题不免有理解错误的地方,希读者明察,好在有原书在,可以复按。

第一章 绪 论

1.1 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重要性

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,大致可分为八大系:1. 北方话、2. 江浙话、3. 湖南话、4. 江西话、5. 客家话、6. 闽北话、7. 闽南话、8. 广东话。这八大系方言,各有它不同的特点,各有它的历史进程。它的分布地域,各因不同的历史条件,有的日益扩展,有的日趋缩小。现代北方话的地域最大,使用这系方言的人口,几占汉族全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。

方言的产生,是部落分裂造成语言分化的结果。汉语分化为方言,这一事实,当然在远古时代,即已存在。

毛泽东同志说:“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,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,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”(《矛盾论》),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历程,由个别到一般,由部分到整体。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分支,要了解汉语发展的全貌,就应当从个别方言史的研究开始。

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。我国研究汉语语音史者,所用的方法,概言之,可分以下两种:

一为着重整体忽略部分。例如近代研究先秦古韵者,主要依据《诗经》用韵,从中揭示那时汉语的韵母系统。人尽皆知,《诗经》是古代不同时地的诗歌总集。全部诗歌的语言,乃是古汉语的整体。因此所得的韵母系统,显然不是个别的方言,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韵母系统。

又如研究先秦古声母者,利用同义异文和同音借字观察其相互关系,从而归纳成类。得出的声母,也不是个别方言,而是所有方言共同性的声母。

诚然,区别上古方言的时与地,资料本身,无此条件。但是只知整体,不知部分,研究的结果,给人们有见林不见树之感。

一为由部分到整体。近三四十年来,研究古方言音系的作品渐渐多起来了。他们所据的资料,一为韵语,即从某一作家所在的地域以衡量用韵系统的方言性。一为各家反切,从反切上下字的系统中,探求其声母、韵母和声调。同样从反切作者的地域以衡量所揭音系的方言性。也有利用古译音推求某一地时的方言音系的。着重部分研究所得的成果,假若方法正确,反映真实的话,那末,积累的成果愈多,对于汉语发展史愈是有助于既见其树,又见其林的全面认识,有助于对现代方言音系形成的过程和规律性的理解。

1.2 唐代方言性的韵书

唐代以前的韵书,如吕静《韵集》、夏侯詠《韵略》、阳休之《韵略》、李季节《音谱》、杜台卿《韵略》等,在韵部分合方面,表明了方言韵母系统各自的特点。可是,这类具有方言性的至为珍贵的韵书,历时不久,即告失传。于今只能看到各家所定的韵部而已。

唐代具有方言性的韵书,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以下四种:1. 张戢《考声切韵》,2. 天宝《韵英》,3. 元廷坚《韵英》,4. 武玄之《韵铨》(王国维《天宝《韵英》、元廷坚《韵英》、张戢《考声切韵》、武玄之《韵铨》分部考》,《观堂集林》卷八)。但是这四种韵书的性质,于今有重新认识的必要。

(1) 两种《韵英》的性质

《玉海》(四十五)引韦述《集贤记注》:“天宝末,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,陆法言《切韵》又未能厘革,乃改撰《韵英》,仍旧为五卷。

旧韵四百三十九,新加百五十一,合五百九十,分析至细。”这段记录,《韵英》一书好像是根据唐代语言所写的韵书。所称之数字,好像就是当时语音的韵部数了。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理解的。

其实,汉语韵母数,在具体方言中,都以闻声辨义为限。陆法言《切韵》在唐代已有人讥评其分部之多,不符合实际。因此,《记注》所称之数字,看作韵部,倒不如看作字数,比较合理。何以言之?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,这位皇帝留心今古字音,他根据今音,改《尚书·洪范》“无偏无颇”之颇为陂。这个故事和《记注》“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”一语,正是同一问题。在那种影响下,很可能按照陆法言《切韵》,把古同韵今异部的字,按部区别,这或者就是《韵英》的体例。因此,《记注》的数字,显然指字数而不是韵部。

天宝《韵英》既是这样的体例,那末《南部新书》所称天宝末有陈王友、元廷坚撰的《韵英》,又应看作何种式样的韵书呢?

唐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景审序:“近有元廷坚《韵英》及张戢《考声切韵》,今之所音,取则于此。”又慧琳注明廷坚反切以秦方言为基础,由是元廷坚《韵英》是方言性的韵书了。但从慧琳全部反切看,指明《韵英》反切者,不过千百分之一。在引用《韵英》反切时,又必与《切韵》反切对举,并分说这是秦音,那是吴音。因《韵英》反切在慧琳反切中出现之少,可以推想廷坚《韵英》不是一部系统性的方言韵书。因注例必秦吴音对举,可以推想廷坚《韵英》的特点,在于方言读音和《切韵》反切异同的对照。据是,廷坚《韵英》和天宝《韵英》体例相同。

(2) 《考声切韵》和《韵铨》的性质

景审序虽有元廷坚《韵英》和张戢《考声切韵》为慧琳所据之说,但是慧琳注语引用《考声切韵》的字义则常见,从不提出它的注音,这一现象与景审序并不相应。同时各种韵书各有它的现实基础,各有它的方言特质,注音者不可能同用几种反切注音。因此,对于《考声切韵》是怎样的韵书,在书缺有间的情况下,可以存而

不论。

《韵铨》是不是描写唐代方言的韵书？从《悉昙藏》（卷二）中所存的平声五十韵部来看，我认为仍然是陆法言《切韵》的系统。“视唐诸家韵少戈脂諄殷痕桓刪衍凡九韵，而自侵部别出岑部”，这一论据，并不坚确。因为今日所见的唐代《切韵》残卷，各书的部目，在形式上虽有多少之别，但按其内在的系统与陆韵一致。至于悉昙用十六韵头摄尽《韵铨》五十韵部，乃是《切韵》韵部和梵语韵母的对应问题，不能作为“《韵铨》大合并其部目”的证明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所称唐代具有方言性的四种韵书，除《考声切韵》无可论证之外，其他三种，可以这样说，把《韵铨》看作唐代方言性韵书，乃是误解，两种《韵英》有部分的方言反切，但不是成系统的方音描写。

1.3 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资料

唐代僧人慧琳（736—820）《一切经音义》的反切是具有描写性的古方言音系的具体资料。

慧琳事迹，从有限的记录中，仅知其为疏勒人。“印度声明之妙，支那音韵之精”两语，表明慧琳既通梵文，又精汉语。他住在长安西明寺，广泛注释大藏，积二十多年的功力，写成《一切经音义》一百卷。

这一稿本，唐五代时，最初传至契丹。明天顺时，再传至高丽海印寺，并开版印行。当清代乾隆七年，即日本元文二年，在日本白莲寺再版。清末，白莲寺本又传至中国，引起当时学术界的重视。

观察慧琳注音，一个字同一音读，可以标出多数不同的反切，试看下例：

机 几衣 纪希 居衣 既祈
归 愧遄 鬼为 鬼危

如果说：慧琳反切出于元廷坚《韵英》或张戢《考声切韵》，怎么会出现多样的反切呢？不言而喻，必有一种活方言作为基础，凭借“支那音韵之精”的技巧，才有可能自由自在运用不同的反切上下字，表明一个字的音韵构造。由于慧琳居住长安有二十多年之久，在注语中，又时时指责《切韵》反切为吴音，而有取于元廷坚依据秦音所作的反切。由此可见，当时关中方言是慧琳反切的语音基础。要了解千余年前关中方言音系，这种反切无疑是最直接的记音。

1.4 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

汉语里一个音节相当于一个汉字。一个音节具有声母、韵母、声调三要素，因此，一个汉字的反切，同样具有这三要素。一个音节结构的形式，一般为，声母 + $\begin{matrix} \text{声调} \\ \text{韵母} \end{matrix}$ 。因此，一个反切，一般说，上一字代表声母，下一字代表韵母和声调。

上字和下字的职能是这样，但构造反切，使用上下字，在分析慧琳反切时，发现以下几个规则：

(1) 反切上下字韵母的第一元音（即韵头）要求一致。例如：

开口		合口	
干 冈安	kaŋ—ʔan	冠 古欢	ku—xuan
机 几衣	kie—ʔie	归 愧遄	kiue—giue
肩 吉烟	kit—ʔien	涓 决玄	kiuet—xiuen

这六个例字的声母同是一个[k]，所用的反切上字，都不相同。并在慧琳反切上字中，各自成系。易言之，韵母的第一元音是[非i]，使用的上字成为一系。韵母的第一元音是[i]，使用的上字又成一系。韵母的第一元音是[i]，使用的上字，也不和他系混淆，自成一系。显然，不论开合口音，上字的使用，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。假若我们用x代表任何声母，用A、B、C代表上字的系列，可以构成以下三个公式：

声母	韵母第一元音	反切上字
1. x	非 i	A 系
2. x	ɪ	B 系
3. x	i	C 系

这三个公式使用的结果,就形成慧琳反切上下字韵母第一元音要求一致的规则。

(2) 反切上字除定声、定清浊之外,又有声调的选择。

例:

平 筋 居殷 谨欣, 谨殷 谨银 居银

上 谨 斤隐

去 靳 谨近 斤近 居近

入 吃 谨乙 斤乙 居乙 斤乙 斤乙

这四个例字反切上字的使用,表明一种显著的倾向,即平声字的反切上字多数用仄声(即上去入之声),仄声字的反切上字多数用平声。

反切上字的职能,一般认为上字与所切之字为双声,上字定清浊而不论平上去入。可是慧琳反切上字,定声、定清浊之外,又须斟酌声调。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:“切字皆有纽,纽有平上去入之异”,取证慧琳反切,纽的概念得到新的理解,同时封演之说,也表明了这一规则在定切时的重要作用。

(3) 反切下字的声母和上字声母的发音部位有要求一致的倾向。例如:

羈 几疑 几宜 京奇

龟 愧逵 鬼为 轨危 愧韦

反切下字声母的发音部位要求与上字一致,在唇音字方面,更为显著。

分析慧琳反切,一二两个规则的运用最为广泛。用两个汉字组合起来,描写汉语音节结构的反切,它本身存在着这样的缺点,

即上字定声的同时,还包含韵母,这是赘余之物。下字定韵、定调的同时,还包含声母,这也是赘余之物。这种赘余之物,在拼音的进程中,常起干扰作用。试比较

干 古寒 ku—van 冈安 kaŋ—ʔan

前一反切出于《切韵》,在拼音时,很有可能把“干”拼成[kuan]。后一反切,出自慧琳,由于上下字韵母第一元音的一致,就排除了赘余之物的干扰,可以信口拼成[kan]。关于反切上字声调的选择,也是有利于更正确的反映音节的构造。总的表明,慧琳构造反切,审音细致,定切有法,胜于《切韵》。(参看第三章韵母的《前言》)

1.5 怎样从慧琳反切中引出唐代关中方言音系

音系是音位系统的简称。汉语里区别词义的音位,表现在声母、韵母、声调三个方面。慧琳反切以唐代关中方言为基础,要如实地从这中间引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母、韵母和声调,其一,首先要获得反切上下字的系类,其二,如何正确认识所得的系类。

慧琳反切,数以万计,而又分散,工序开始,必须使分散的变为集中。既集中了,看到同一声母或韵母和声调的反切上下字极不一致的现象,由是我们根据这样的观点,即任何一个反切,都是汉语音节结构的反映。因此,同一声母不同的反切上字可以联系成类。同样,同一韵母和声调不同的反切下字可以联系成类。近代音韵学家陈澧分析《切韵》反切,提出“系联法”(见《切韵考》卷一《条例》),这无疑有一定的科学性。我们采用他成功的经验,又改正他的错误,分析慧琳反切,获得了反切上下字的系类。

用“系联法”获得慧琳反切上下字的系类,下字所代表的韵母和声调是十分明确的,即一系下字,代表一个韵母和一个声调。可是一系上字不一定就代表一个声母。

我们在分析慧琳反切构造之后,清楚的看到反切上字系类的区分,完全决定于韵母的第一元音。换言之,同一声母,因结合的

韵母第一元音的不同,便形成不同系别的上字。这种系别,不仅表明声母,同时也表明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。

国内外有些汉语音韵研究者,只知反切上字代表声母,而不知道上字区分系类的根据,由是把反切上字系类看作声类,等同声母。

其实,声母是辅音音位,声类是反映声母和韵母的结合形式。声母的职能在于区别字义,声类的作用在于描写。我们本着这样的观点,把慧琳反切上字的系类,看作引出唐代关中方言声母的素材。

1.6 唐代关中方言拟构的原则

建设汉语语音发展史,拟构古音,用音符替代汉字标音,是一个重要课题。

我国古韵学家段玉裁分析《诗经》用韵,发现上古汉语支、脂、之分为三部,却以无从知道这三部韵母的区别,发出“朝闻道,夕死可也”的浩叹。

欧洲语言学家同样感到,汉字标音“掩盖了方言的深刻差异,掩盖了一代又一代语音的变化,所以要断定这个语言过去的发音情况,乃是异常艰难的工作”。

但是,到了现代,有许多中外译音可以利用,有科学的语音理论可以参考,有丰富的汉语语音资料可资探索,由是古汉语语音的重现,就有可能。当然,所谓重现,不能把它看作音档,而是合乎规律的拟构。

本世纪初期,欧洲汉学家高本汉学说传入中国。在拟构古汉语语音方面,特别引起中国音韵学界的兴趣,甚至无批判地接受。其实古汉语语音的拟构,也同样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。现在,谈谈我们拟构唐代关中方言的原则:

(1) 首先需要具有确定性的音系

有了确定的音系,才有可能作出合乎语言实际的语音拟构。上文在批判反切上字的观点中,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。旧稿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·声类考》用“三十六字母”的尺度,衡量慧琳反切上字的系类,把舌头音各声母 B 系上字和舌尖音 B 系上字都看作独立的辅音音位即声母。据是拟音,在唐代关中方言中,就产生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[知]、[澈]、[澄]一类声母。北方话舌尖后音的形成,当在南宋以后(参见第六章 6.3 节)。用陈澧的观点,[庄]、[楚]、[床]、[疏]四个声母唐代即已存在。根据虚构的音系,怎么会拟出合乎汉语实际的语音呢?道理很明显,要拟构古代语音,一定要依靠一个确定的音系。

(2) 以慧琳反切构造的规则为主,适当参考日译汉音

唐代长安是当时国际性的文化中心。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,前后不下十三次之多。每次都有留学生、学问僧随来。(参见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)因此,当时的日译汉音,对于慧琳反切的音韵构造,有直接见证作用。但是译音自身,各以本民族的语音为基础,因此利用译音,有一定的限度。高本汉在这一问题上说得对。他说:“对音的材料固然很重要,不过最好是本国的材料得了结果,然后再拿对音当一试试金石来对一对。”高本汉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中译本第四卷《方言字汇》中有高丽译音、日译汉音、日译吴音、安南译音四种。主要参考日译汉音。其他三种,也同时参验。这话,可为拟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的借鉴。

(3) 拟构的语音还要放在语音发展过程中检验

拟构唐代关中方言音系,仅有慧琳反切可据,有日译汉音可证,还不够,还要放在历史进程中,观察它的来龙去脉,是否符合语音发展的规律。

第二章 声 母

2.1 前言

本章内容,主要根据慧琳反切上下字结合的形式,引出唐代关中方言的声母。

前已言之,和韵母第一元音相应的反切上字分为 A、B、C 三系。有的声母结合的韵母相当广泛,使用的上字三系俱全。有的声母结合的韵母有一定的制约,使用的上字只有一系,或是 C 系,或是 B 系。每系又因韵母有[u]和[非 u]的区别,再分小系。这些都是上字反映声母和韵母结合的形式,由是每一声母使用的上字,必须选择例字,表明其条理。

反切上字反映的声母,我们利用中古译音或参考现代方音,依据拟音的原则,都赋予一定的音值。

2.2 声母

(1) 喉音

零声母

慧琳反切表明零声母的上字,只有 C 系。这一系内又分两系。

C 系 夷已引羊……
喻与容育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喻母。

声母[ʔ]

[ʔ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、B、C 三系。每系之内各包括两系。

A 系 欧爱安厄……
乌枉猥瓮……
B 系 衣央夭抑……
迂苑委郁……
C 系 幽烟要伊……
娟抉紫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影母。江苏海门:压[ʔaʔ],还保留它的历史遗影。

(2) 舌根音

声母[k]

[k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、B、C 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 系 该高干阁……
古戈瓜刮……
B 系 几姜鸠矫……
居君鬼厥……
C 系 击坚骁结……
圭垧涓决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见母。中古译音证明见母为辅音[k]。

声母[k']

[k'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、B、C 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 系 考坎开口……
苦魁坤空……
B 系 丘崎羌泣……
芎区匡亏……

C系 启牵谦诘……

奎跬顷缺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溪母。中古安南译音反映溪母为吐气音。

声母[g]

[g]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B系。这系之内,又分两系。

B系 其求虔竭……

巨邛狂拳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群母。中古日译吴音反映群母为[g]。

声母[ŋ]

[ŋ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系 偶昂艾傲……

瓦五玩侃……

B系 仪仰银岌……

鱼原危玉……

C系 霓尧研啖……

依照上字分布的系统,C系应有第二类上字,但在慧琳反切中没有发现。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疑母。中古安南译音表明疑母为[ŋ]。

声母[x]

[x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各包括两系。

A系 吼河海郝……

呼灰昏忽……

B系 喜欣休迄……

挥况虐凶……

C系 馨血……

隳偃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晓母。中古高丽和安南译音表明晓母为

[x]。

声母[ɣ]

[ɣ]声母的反切上字分为A、B、C三系。每系各包括两系。

A系 豪何痕咸……

胡回皇洪……

B系 尤右

于为运荣永……

C系 系奚嫌侠……

畦惠玄穴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匣母。匣和晓,清浊对立,虽无译音引证,可拟匣为[ɣ]。

昔年著者作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》时,依傍陈澧《切韵考》所定的声类系统,把慧琳音匣母B系反切上字,看作“喻三”。这样处理,不仅破坏了慧琳音原有的系统,而且人为的提早“喻三”的发生。诸如此类,因方法不当而造成的错误,现在都应改正。

(3) 舌头音

声母[t]

[t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系 斗堆胆得……

都端……

B系 知陟珍哲……

猪中竹茁……

C系 鸟刁帝玷……

和“都”、“猪”系平行的上字,未见。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端母。中古译音表明端母为[t]。

声母[tʰ]

[tʰ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

系。

A 系 透胎贪托……

退兔湍

B 系 丑耻敕彻……

椿宠黜

C 系 体听挑剔……

和“退”、“椿”系平行的上字,未见。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透母。中古高丽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透为吐气音[tʰ]。

声母[d]

[d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、B、C 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 系 桃大屯特……

徒同段夺……

B 系 澄长持择……

传仁重逐……

C 系 甸条庭狄……

和“徒”、“传”系平行的上字,未见。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定母。中古日译吴音和现代吴语都可表明定母为[d]。

声母[n]

[n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、B、C 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 系 乃闹能诺……

奴猱暖讷……

B 系 黏宁匿聂……

女

C 系 偃尿管溺……

和“奴”、“女”系平行的上字,未见。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泥母。中古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泥母为[n]。

舌头音四个声母的 B 系上字相当于等韵家所称的知、澈、澄、娘四母。旧作《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》依傍等韵,硬把 B 系独立,认为唐代吴中方言有此四母。其实慧琳反切自身表明 B 系和 A 系、C 系同是舌头音各声母的反切上字。再从舌头音各声母反切上字分布的全局看,也不该把 B 系独立,破坏上字分布的平行性。现在应当还它本来面目,改正以前的错误。

声母[l]

[l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 A、B、C 三系。每系之内,各包括两系。

A 系 老楼勒郎……

鲁弄笼苍……

B 系 良里流列……

六吕伦累……

C 系 了伶练聊……

和“鲁”、“六”系平行的上字,未见。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来母。中古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来母为[l]。

(4) 舌面音

声母[tɕ]

[tɕ]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 B 系。系内又分两系。

B 系 止轸章折……

煮专种拙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照母。中古译音以“止”字为例,高丽译作[tɕi],日译作[ɕi],安南译作[tɕi],都反映舌面性,应拟照为[tɕ]。

声母[tɕʰ]

[tɕ]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B系。系内又分两系。

B系 蚩昌车尺……
充穿吹冲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穿母。中古高丽译音和现代汉语都可表明穿母为吐气音[tɕʰ]。

声母[dʒ]

[dʒ]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B系。系内又分两系。

B系 乘食时石……
船禅垂殊……

传统三十六母中的床禅两母,在慧琳描写的方言里,合而为一。依照[tɕ]、[tɕʰ]声母的清浊对应,这系上字所反映的声母,应拟为[dʒ]。

声母[ɕ]

[ɕ]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B系。系内又分两系。

B系 式矢申收……
舒输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审母。中古日译以“身”字为例,汉音吴音都作[ɕin],拟审母为[ɕ]。

声母[n]

[n]声母的反切上字只有B系。系内又分两系。

B系 尔仁然弱……
戎奘乳辱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日母。安南译“儒”字作[nu],拟日母为[n]。

(5) 舌尖音

声母[ts]

[ts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各包括两系。

A系 灾臧奏作……

左总撮纆……

B系 庄爪邹侧……
俎阻……

C系 子井尖节……
嘴遵足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精母。参考中古译音和现代方言,拟精母为[ts]。

声母[tsʰ]

[tsʰ]声母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又包括两系。

A系 猜仓蹉簇……
粗村窜匆……

B系 差炒厕测……
楚初齰……

C系 千清妻砌……
蛆筌促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清母。依前例,拟清母为[tsʰ]。

声母[dz]

[dz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又包括两系。

A系 昨残财贼……
殂从……

B系 乍柴床巢……
锄崇……

C系 慈樵晴疾……
聚……

这一声母,传统称为从母。从母为精母之浊,因拟为[dz]。

声母[s]

[s]声母的反切上字区分A、B、C三系。每系又包括两系。

A系 桑珊叟索……